

QIANBINSIXIANSHENG

Wenhua Jiangzuo

Xueshu

钱宾四先生

学术

文化讲座

中国文化中 “报”、“保”、“包”之意义

杨联陞 著

州出版集团

州人民出版社



011002887

中国文化中“报”、“保”、“包” 之意义

[美]杨联陞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Q i a n b i n s i x i a n s h e n g

X u e s h u

W e n h u a j i a n g z u



中国文化中“报”、“保”、“包” 之意义

[美]杨联陞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Q i a n b i n s i x i a n s h e n g
W e n h u a j i a n g z u
X u e s h u

钱宾四先生

学术

文化讲座

© 香港中文大学(1987)

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。

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化中“报”、“保”、“包”之意义 / (美)杨联陞著.

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-7-221-08510-8

I. 中… II. 杨… III. 传统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6325 号

责任编辑:杨建国 梁永春

装帧设计:瀚清堂设计

中国文化中“报”、“保”、“包”之意义

作者:(美)杨联陞

出版发行: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邮 编:550001

电子邮箱:guojian57@sina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/32 850×1168mm

印 张:5.5

字 数:66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221-08510-8 / K·1091

定 价:18.00 元

引 言

三讲总题与分题“原报”、“原保”、“原包”都是与前院长金耀基同现任院长林聪标两位先生商定的。原字难免夸张，所讲不能原原本本，但用作广告也好。三人听必有我师。我不是来说法，是向诸位请教。若比文史名篇如韩愈之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，黄宗羲之《原君》，戴震之《原善》（后在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中发挥。戴氏对“理学家”之批评与黄氏对专制暴君的攻击，都中其要害，有其即时与长远之意义。戴氏以汉学家而兼思想家，自负为坐轿子的，别人是抬轿子，有其根据），则吾岂敢！至于这三个字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有重大的意义，源远流长，则颇具自信。

第一讲“原报”，早有“The Concept of ‘Pao’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” in John King Fairbank, ed., *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* (1957), pp. 291–309, 中译“报——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”，收入《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》（1976年，第349–372页）。那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，第

一次主持的小型会议,除与会者各自撰文之外,还请一位心理学家事先阅稿并与各撰者通函讨论。这是费正清老板的新招儿,以后经济方面的小型会,常请顾志耐(Simon Kuznets)教授、何廉教授参加指导,以示敬重。人文之学(Humanities)与社会科学(Social Science)交流,20世纪40、50年代已成趋势,历史介乎其间,颇像两栖类,开课讲通史,只好先抓大题。

我一向以为中文一字多义(西文亦多如此)有其妙用。语文与思想,关系甚密,有人说;不会德文则不能了解康德哲学。同样也可说不会古汉语,很难了彻古代思想。老子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一段应该如何讲,可能还有争论。

因此,我想重复已经说过的意思,用“训诂治史”一词,西文 philology 指语文,即训诂。1962年3月我被邀在法国法兰西学院(Collège de France)作了四次演讲,题为《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》(译题简称“兴建考”,文见《国史探微》,1983年,联经,第189-266页)。第一讲即指出汉学家须通训诂,第四讲用五六页讲“均”与“和”两个重要概念。

更令我向往的是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。大书如傅斯年先生的《性命古训辨证》。单篇文章如沈兼士先生《“鬼”字原始意义之试探》(《国学季刊》五卷三号,1935)文首有三点提要:

一、人死为鬼虽为一般的传统解释,似非其原始意义。

二、鬼之原始意义疑为古代一种类人之动物,其后鬼神妖怪之义,均由此概念引申发展。

三、鬼字之字族分化系统。

文末附《陈寅恪先生来函》说:

大著读讫,欢喜敬佩之至。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,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义者,以寅恪所见,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。

一个字牵涉许多重要事物,则其研究皆可构成一部(不必是全部,亦不可能是全部)文化史。寅恪先生之说甚是。日文“鬼”读 Oni,指妖鬼,人鬼则曰幽灵。哈佛神学院有一博士论文以《法苑珠林中之鬼妖(包括鬼与妖怪)》为题,是永富教授指导的,此外尚有可以发挥的题目。

我这三讲,并未写出全稿,只有大纲,也是到第三讲时才印发给大家的。很抱歉——讲时临时措词,未免繁累,幸而有录音,现在有新亚的友好费神整理录出,精简而不失原意,十分可感。我只作几处文字上的改动。另有附论附注,列在三讲之后。精力视力衰退,只能草草交卷,抛砖引玉,敬待诸贤!

目 录

1	引 言
---	-----

1	原 报
---	-----

11	原 保
----	-----

19	原 包
----	-----

27	附 论
----	-----

37	包、保补例
----	-------

49	结语 致谢
----	-------

55	附录一 迎杨联陞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 林聰标
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65	附录二 报——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杨联陞著 段昌国译
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99	附录三 人际关系中“人情”之分析(初探) 金耀基
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37	附录四 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 杨联陞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

163	跋 金耀基
-----	-------

Qianbinsi Xiansheng

Xueshu

Wenhua Jia ng zu o

钱宾四先生

学术

文化讲座

原 报

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题目“原报”，曾用英文发表过文章，又经翻译成中文，许多朋友或已读过。所以，凡所说的，都不拟重复，但却不能绝对避免重复。

报的用处实在广大。本讲座在印宣传海报时，学校有人叫我用最简单的英文翻译“报”字。我思索大半天，乃选用了 Reciprocate 和 Retribution 二词。有些行为心理学家提到刺激与反应 (Stimulus & Response)，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有这两样东西。历史学家汤因比 (Tonybee) 在他的《历史研究》 (Study of History) 中，则用上挑战与回应 (Challenge & Response)，认为所有文明和文化，都因受到挑战而起反应，才可以发扬，这是很基本的观念。我们中国人将这个“报”字，特别是在社会的关系上发挥了此点。因此，诸位若能联想出愈多愈好。我现在没有用英文 Response，是由于我没有这么大本领讲得那么广博。但我注意到的一点是，中国人的“报”，注重

人的来往关系,总必先有两人;我可以先施,你后报;或你施我报,其中缺一不可。

中国“报”字的原义可以溯至很古远。从经典及字源原“报”,我不得不推崇先辈王国维先生在这方面的重大创见。据王先生说,商(殷)人祭其先公,系由上甲微始,但在卜辞中不见有上甲,而田(或作𠩺)字则数十见,从甲(甲字,古作十)在口中。再遍观卜辞,得知田就是上甲微。又在卜辞中见有𠩺 𠩺 𠩺三人名,其乙丙丁三字都在口或口中,因此才知道就是报乙报丙报丁。王先生又进而了解数十见的田(或作𠩺,𠩺),乃上甲二字的合写:甲在口中与𠩺 𠩺 𠩺的乙丙丁在口或口中同一意义。所以口或口可能就是“报”字。报是一项非常的祭祀。王先生说:“意坛埤或郊宗石室之制,殷人已有行之者欤?”(大意见《观堂集林》卷九)即此可知,“报”原意为祭祀,系由象征郊宗石室(指葬地祭地)而引申为祭祀。在没有找到反驳证据前,王先生的假定应可成立。王国维先生能作此一推想,确是一大天才。我从甲骨文中找不到“报”字,读了王先生这段文字,非常钦佩。

此后,报字用于报祖宗恩典方面,很容易从文献中找到证据。以下引梁任公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一节以见:

《论语》说:“非其鬼而祭之,谄也。”“其鬼”和“非其

鬼”的分别,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。意思只是,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,我们祭他,乃是崇德报功。祭父母,因父母生我、养我;祭天地,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。父母要祭,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,……推之于物,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,如此“报”的观念系贯彻了祭的全部分。

任公说的祭义,也属于“报”的原义。这是中国人的伟大思想,而且是在佛教来华前的东西。

我那文章出版以后,还先后有两篇别人写的,很有关系的文章出现。一篇是金耀基院长的《人际关系中人情的分析》(见附录二),是由社会学观点作细致分析,我无法赞一词。另一篇是台湾人类学家文崇一写的《报恩与报仇》。我那篇文章多说报恩,他却多讲报仇。当然,报仇也很重要。文崇一先生在文章中考证战国时代许多事例,认为与侠义之侠有关。坦白说,我对他的统计不大同意,我也因此找过《左传》,发现春秋时代记载中的“报”多数是说某国“以报某某之役”。由此联想,中国人的报,完全是挨打的事毕竟不太多。《中庸》第十章,子路问强,孔子反问他:“南方之强欤?北方之强欤?抑而(汝)之强欤?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。”孔子说只以宽柔教导人,对无道而来的人,他是不予回报的。不过,他亦说到此为止。关于孔子提及“不报无道”,注疏家便引孟子的话作解:“有人

于此,其待我以横逆,则君子必自反也;我必不仁也?必无礼也?此物奚宜至哉?……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经过反省自责之后,对方倘然待我横逆如故,那便只好骂骂他“禽兽无异”就算了。照我的想法,这不是很好的办法。美国人则不会如此。我认为中国人亦要有此一套,光挨打是不对的。“不报无道”不一定是纯人与之间的关系,例如鲁国和宋国“以报某某之役”,是列国之间的关系。两国要能互相有报复力量才行,国家须有反攻报复的力量才可以自立。以上的一番意思对我以前的文章有所修正。

上面提到英文 Retribution 译为“报”字,即是报应。以下试讨论佛教来中国以后对“报”的观念有多大的影响。

今天在座诸位有一半以上可能已不大熟悉此中的关系。佛教的两大基本观念是:业报和轮回。中国古来已有灵魂观念。可以假定说人的灵魂老是存在的。我的灵魂不但可传下一代,且可上溯无穷世代。此说法有好有坏,就是说生命的链(The Chain of Lives)即是轮回,你硬是超越不出来。轮回之说为佛教所反对,它是印度教的东西,来到了中国才发展,不但如此,人所有的行为都受三世因果的支配。所谓“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;欲知来世果,今生作者是”。这些话你很难说有什么不对,佛教徒借此大行其教。汉代《太平经》里类似的说法也值得注意。它认为,天常震怒于人类的恶行而降祸人间。

其中之一项恶行是挖井。今据考古学家说,后汉的人掘井确是不少(当然是水利发展之故)。民间的信仰是,掘井是吸取地母的血液,使地母受伤害。第二项恶行是杀女婴。杀女婴的结果,令女性人口减少到无法使男人同时有两个妻子,以致不能实现一阳配二阴的原则。《太平经》出于后汉末期,此时佛教虽已入中国,但未有积极传播,直至魏晋南北朝以后,佛道两教思想才合在一起。至少到宋代以后,佛教与中国原有的宗教的业报循环影响日益巨大,以至产生了一本相当重要的书《太上感应篇》。民国以来,由初年至二十年代,许多文学作品如小说、戏剧等多少都受它影响,茅盾的《子夜》即为一例。又曹禺的话剧《雷雨》也言业报,讲家庭悲剧的因果。作者一定以为读者了解他的看法,他才这样写。

我讲“原报”的文章曾提到儒与侠的问题。后来有一本重要的书,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写的。书中讨论中国文史上的侠,其中提到游侠与任侠。我曾有书评,在最后两页附带谈及游侠和任侠的“游”字和“任”字。特别有关“任”字,我在第二讲中将有论及。关于“游”字,书评兼引述一位犹太教授 S.N. Eisenstadt 的意见。现在试把他的和我的见解转录如下:

希伯来大学社会系主任 S.N. Eisenstadt 教授,有一

本名著题为 *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—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*, 书里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,叫做 Free-floating Resources,直译可作“自由浮动的资源”,或“游离资源”,包括人力与物力。中国的游士、游侠、游民、游手,乃至近代所谓游资,都可包括在内。这些游离资源,如何控制,自然是统治者的重大课题。再广义言之,也就是一个社会里向心力离心力的关系。一个社会,可以有几个中心,这些中心的大小、性质、层次、关系等等,是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者都应注意的事情。一个社会的分子,全如一盘散沙,自然不可。万事定于一尊,也不像是长治久安的办法。如何折衷其间,就事在人为了。

前人关于侠的议论,有很多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,值得一引。如荀悦《前汉纪》(孝武帝)有一段话:“世有三游,德之贼也;一曰游侠,二曰游说,三曰游行。立气势作威福,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,谓之游侠。”这是统治阶级的观点,主张权不下移。在帝国衰亡之世,主张革命或改良的人,则往往替游侠说话。较近的如章太炎《检论》,有“儒侠”篇,一起说:“漆雕氏之儒,不色挠,不目逃,行曲则违于臧获,行直则怒于诸侯。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。”这或者可以解释为侠出于儒(即未分化之士)。下面又

说：“世有大儒，固举侠士而并包之。……大侠不出世而击刺之萌兴。……故击刺者，当乱世则辅民，当平世则辅法。”这是认为游侠剑客是可以起积极的作用的。太炎又认为《庄子》书里所描写的盗跖，实在应称为侠。又说伯夷盗跖都可以称无政府主义者。这些看法都很有趣味。较早的如明末清初的方以智，主张任侠，他的《稽古堂文集》里有一篇“结客赋”，其中有“古之结客者，意欲以有为也”、“养客以乘会立功，可不谓杰欤”等语。他的《曼寓草》里有一篇“任论”，其中有“上失其道，无以属民，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”、“盖任侠之教衰，而后游侠之势行”等语。保任爱护人民，本是在上者的责任。政治力不足，社会力起来接应，可以说是好事。近代民主国家，也有很多人这样主张，而且身体力行。中国自宋以来，有人主张保富，说富民可以为贫民之主，患难有所依托，意思与此相近。又方以智认为任侠游侠，应有区别。他虽然没有说得很清楚，大意似以孟尝信陵朱家郭解等能养士结客、有许多人依附者为任侠，单身或少数的侠客剑客，则为游侠，任侠可为游侠之士。章太炎所谓“大侠不出世而击刺之萌兴”，大侠相当于任侠，而击刺之萌即剑客，相当于游侠。好像也主张有这样一个分别。太炎给杜月笙家撰《杜氏祠堂记》说：“末孙镛（即月笙）自寒微起为任侠，以